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十三回 觀音寺夫妻重聚面

話說石生自發身之後，一年捷取，就放了南陽府的刑廳。三年俸滿，轉升了四川成都府的知府。到任兩月，秋英春芳二位夫人因路上經了些險阻，許下在觀音堂還願。先差衙役來對廟中老尼說知。那老尼就打掃了殿宇，預備下茶果。分付翠容道：「聞說這兩位太太，俱係妙年。我年邁耳沉，應答恐不利便。一會來時，我祇在神前伺候。一切照應，俱託付給你罷。」翠容應過。住不多時，衙役進來說道：「太太的轎已到山門口了。師傅們速出去迎接迎接。」翠容聽說整容而出。兩位夫人已經下轎。翠容向前稟道：「小尼失誤遠迎，乞太太見諒。」秋英答道：「俺特來還願，還要仗託師傅的法力。如何怪你。」翠容陪著兩位太太，先到了佛前拜過。然後到觀音殿內上了香燭。發了錢箔。老尼誦平安經一卷。兩位太太方纔磕頭起來。向老尼謝道：「有勞師傅祝贊。」老尼答道：「太太到此，理應伺候。但老尼年邁耳沉，叫小徒陪太太禪堂裏喫茶罷。」

翠容陪兩位太太，到了禪堂裏坐下，把茶果獻上，自己卻在下面站著相陪。秋英心中打量，暗忖道：「看這個尼姑舉動有些官樣大方，分明是個宦家的氣象。如何落在廟中？」因問道：「師傅貴庚幾何了？」翠容答道：「虛度三十歲了。」秋英太太又問道：「你是從小出家的，還是半路裏修行的？」翠容答道：「是半路投來的。」秋英又問道：「你係何處人？為甚麼來到這裏？」翠容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恐二位太太厭聽。」秋英道：「這卻無妨，你說俺纔明白哩。」翠容道：「小尼是黃州府羅田縣人氏。」秋英又問道：「你曾有丈夫嗎？」翠容道：「有。」秋英道：「姓甚名誰，是甚麼人家？」翠容答道：「拙夫姓石名茂蘭，是個廩生。公公石峻峰，係兩榜出身，做過長安縣知縣。後升廣西柳州府的知府。」秋英太太便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真是個宦家的娘子了。失敬失敬。」就讓他在旁邊裏坐下。春芳聽見提起石茂蘭三字，心中詫異。兩眼不住的向秋英盡覷，秋英祇當不睬。又問道：「你為何一個女流就來到這裏？」翠容答道：「公婆不幸早逝，後被奸人陷害。因公公在長安居官時，有河一道失誤挑修。文提石郎變產修河，一去二年並無音信。後有長安縣的關移說石郎已經病故了。對門有個王詮，要娶小尼為妾。暗地著人，把小尼的母親治死。小尼欲報母仇，因假為應承。幸有觀音老母，賜給神藥一包，名為催命丹。及至到了他家，把這藥向那人面上灑去，那人就立時死了。小尼那時正要逃走，忽被一陣狂風，刮到這裏。因此修行，不能回家，已數年了。」這正是：

訴盡從前艱苦事，漸啟後來亨通緣。

秋英太太道：「你丈夫姓石，我家老爺也姓石。你是黃州羅田縣人，我家老爺雖居襄陽，原籍也是黃州羅田縣人。你丈夫既然是個秀才，說起來我家老爺未必不認的他。回去向我家老爺說知，如有人上羅田縣去，叫他把你丈夫或存或沒，再打聽個的確。設法送你回籍如何？」翠容謝道：「多蒙二位太太垂憐。」兩位夫人各送了二兩銀子的香資。翠容送出山門，上轎而去。

兩位夫人回到內宅。秋英向春芳道：「今日在廟中見的這個尼姑，定是翠容姐姐無疑了。」春芳道：「若不是他，如何知得這般清楚。」晚間石生歸房問道：「你兩個還過願了。」秋英答道：「願是還過了，俺卻見了一樁異事。」石生問道：「甚麼異事？」秋英道：「今日廟中，見了一個連毛的尼姑。年紀不過三十。問其來歷，他丈夫的姓名籍貫卻與相公一般。你說前妻翠容姐不知死在何處？據今日看來，還是活在這裏哩。何不速去接來，以圖完聚。」石生沉吟道：「接是不難，恐未必的確。尤不可造次，下官職到黃堂，屬下有多少官員，城中有多少紳衿。突然認一尼姑為妻，恐惹人恥笑。」秋英答道：「相公差矣，夫婦一倫，本諸性天。避小嫌，而忘大倫，何以為人。公祖統馭萬民，不認斷使不的。你若是信不真，明日權當齋僧，親去看。如果然不錯，就接來罷了。」石生依允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率領人役，往觀音堂內齋僧。進的廟來，先參拜了佛像。驚異道：「這尊佛像，好與襄陽化緣的老僧相似。轉人後殿行禮已畢，走到公案前坐下。把廟中幾個尼姑叫出來從頭點名。點到翠容跟前，石生一看，果然是他前妻房翠容。翠容一見石生，明認的是他的丈夫，卻不敢相認。石生問道：「夜日太太回宅，說有一個出家的尼姑，係黃州府羅田縣人。就是你嗎？」翠容答道：「正是小尼。」石生道：「現今有本府的一個親戚姓吳。他是羅田縣城裏人，不久他的家眷回家。本府接你到我衙中，叫他攜帶你同船回去。你意下如何？」翠容謝道：「多蒙太老爺的恩典。」石生齋僧已過，回到宅中。對秋英、春芳說道：「果然是我前妻房翠容。我已許下，明日去接他。」秋英道：「如此纔是。」石生道：「但恐來到，有些不妥，叫下官卻作難了。」秋英道：「天下原有定禮，妾雖無知，頗曉得個尊卑上下。接來時，自能使彼此相安。相公無容多慮。」閑言提過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適值撫臺提進省去。秋英便著人役，打著全付執事，抬著四人大轎。差了兩個管家婆去接翠容太太。他與春芳姊妹二人，卻在宅內整容相候。及至接回來，轎到宅門，翠容方纔下轎。秋英、春芳兩個向前緊走幾步，伏身稟道：「賤妾秋英春芳，迎接太太。」翠容連忙上前，兩手拉住。說道：「奴乃出家賤尼，石郎還未知肯相認否？二位太太，如何這等恭敬。」秋英道：「妾等已與老爺說明，那有不認之理。但老爺適值進省，妾等先把太太接進宅來。俟老爺回署，好合家完聚。」就把翠容讓到中堂，延之上座。地下鋪上氈條。秋英春芳兩個轉下，並肩而立。讓道：「太太請上，受妾等一拜。」房翠容回禮道：「奴家也有一拜。」彼此拜禮已畢。翠容向秋英春芳道：「奴家若非二位妹子引進，何由得見天日，嗣後祇以姊妹相稱，切莫拘嫡庶形跡。使我心下不安。」秋英道：「尊卑自有定分，何敢差越。」三個從此，彼此相敬相愛。轉眼間，不覺數日了。

石生自省回署，進得後宅，秋英迎著說道：「房氏太太已經接來數日了。老爺進來相認罷。」石生見了翠容抱頭大哭，秋英春芳在傍亦為落淚。翠容向石生道：「你為何捎書叫我改嫁？」石生道：「書是假的。」翠容又道：「長安縣的來文，說你已經死了。」石生道：「文也是旁人做的。」石生問翠容道：「怎麼你能來到這裏？」翠容把從前情由，自始至終，說給石生聽了。石生也把秋英春芳配合的情由，也說給他聽。翠容道：「我祇說這兩位妹子是你另娶的，卻不料世間竟有這等出奇的姻緣。」石生向翠容道：「你為我受盡折磨，他兩個的靈魂與我同過患難，情意一也。大小之分，任憑夫人所命罷。」翠容說道：「妾雖安居，幸得離而復合，吾願足矣。嗣後家中一切大小事務，俱叫他兩個執掌。俺總以姊妹相處，講甚麼大小嫡庶。」石生道：「夫人既能這樣，日後下官定請三付冠誥，封贈爾等。」

翠容又向石生道：「妾在患難之時，曾蒙菩薩點化，到得此處。又多承老尼照理。曾許下團圓後，重修廟宇，酬謝師恩。望相公先領妾去參拜一番。不知準否？」石生應允。著衙役先去向廟中老尼說知。衙役回來稟道：「觀音寺祇剩得一座中殿，兩邊廊房、前面的佛殿、後面的禪堂俱成空地。連老尼也走去杳無蹤影了。」翠容方知這老尼就是菩薩變成的。佛殿禪堂俱是菩薩布置的虛景。遂叫人重修廟宇。不題。

石生一日在衙中無事，與三位夫人坐著閑談。庭前有老槐一株，石生以此為題。叫三位夫人聯句，作詩一首。石生先詠道：

回憶當年徒奔波（蘭），古槐影下堪婆娑（翠）。

勁枝雖被春光早（英），柔條還沾雨露多（芳）。

綠作復雲葉茂密（蘭），黃應秋日氣沖和（翠）。

勢成連理有緣定（英），何必誦詩慕伐柯（芳）。

又一日，石生登峨眉山。到了山上，往下一看，形勢崇高，如在半虛空中。又向四下裏一望，但見層巒疊嶂，表延八百餘里。石生一時興發，遂拈筆題詩一首道：

懸崖萬丈梯難升，峭壁轉回須攀藤。

一帶連岡形險巖，兩峰對峙不驚崩。

白龍日繞池中躍，夜晚遙望放錦燈。

四蜀固多叢蘭處，此較劍閣尤峻嶒。

題詩已完，往前走到一座古刹前，名叫華林禪院。意欲進去一看，和尚聽說，打掃了一座干淨禪室。把石生迎到裏邊去。經過大殿山頭旁，有一個小角門。忽聞一陣異香，從中吹出。石生到禪室裏坐定，問和尚道：“你前邊小門裏鎖的房子，盛著甚麼東西，氣味如此馨香。”和尚稟道：“無甚東西，內有一座禪堂。相傳百餘年前，有一位老師傅坐化到裏面，至今並未葬他。裏外門俱是他親自叫人鎖的，說下不準人開。這些年來，也沒人敢動。又相傳這位師傅已經成佛。常與觀音老母虛設法象，點化愚人。留下四句禪語，並無人解得。石生道：“取來我看。”和尚從櫃中，取出一個紅紙帖來，遞與石生。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似我非真我，見我纔是我，煩我曾留我，遇我豈負我。

石生暗想道：“這莫不是襄陽化緣的老僧嗎？”叫和尚開了角門，進裏一看。見禪堂門上，貼著一道封皮。上寫著“門待有緣開”五個字。揭去封皮，開了房門。當門一張大床，床上有一位坐化的老僧。渾身盡是塵土，背後貼著個紙條。寫著道：“坐化人即是化緣人。”叫人掃去塵土，仔細一看，就是那化緣的老僧，面貌如生。石生拜道：“此乃羅漢點化我也。”下了山來，就命人立時重修殿宇。把坐化的老僧妝塑金身，送在裏面，焚香供養。石生一家團聚不題。

不知禿兒轉生還能相見否？再看下回分解。